

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脩身躬若日月以覆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遠或以故而滅命僅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己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讎者之於鑊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爛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猿喻貪醉者不知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詳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

逃智而可免也在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則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以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正一天師清首教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表六

武林道士 楷伯 秀學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美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辱則讓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肯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為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咎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康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哉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屬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為則可上下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于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黠鴈也道德之鄉在手不必而無迹也

庸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自然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為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袒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為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生屬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真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為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

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鳥物之粗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至人不貴材罕言命鄭字舊無它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欲見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偃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堪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免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番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貴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身忘國而任其自化齊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本步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習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偃謂躡躡留居謂滯守

形與物更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蔽也若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見有於人為人所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非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生由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為之累利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為之染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為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為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廢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

而至矣夫道通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僂而不避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僂無留居而為車以少費寡欲而為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為堯知是而已大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註南越明地建德聖人之國愚朴寡欲善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不知義之所適真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禮也。三者自得於內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也。剝形去心遊於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越憂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

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著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內使之少費以畜神寡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道德喻海不見其崖背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壽非有人則能以貴為寄非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為下故無累無憂蓋魯侯去累忘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撓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虛註剝形則文皮去酒心則嗜欲除既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為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又

憂道遠無糧藥綠未絕也少費寡欲無糧自足鶉居而穀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絕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已可知矣。

膏肓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名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它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手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僂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知人饑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及歸矣譬見舞劍而喜草書始因劍而悟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夫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虛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孤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鳥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信能剝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為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為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為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隣無糧焉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

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

○無須更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武林進士楷伯身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手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何乎其無識倘乎其息疑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選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管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何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息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疆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